

顏魯公集

冊六

廣雅

顏魯公文集卷二十七

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

湘陰蔣 瓌維揚參校

書評七

劉中使帖

右唐太師顏真卿書劉中使帖真蹟著載宣和書譜南渡後入紹興內府至元丙戌以陸柬之蘭亭詩歐陽率更卜商帖真蹟二卷易得於張繡江處此帖筆畫雄健與蔡明遠寒食等帖相頡頏而書旨慷慨激烈公之英風義節猶可想見於百世之下信可寶也三月十有二日大梁王芝再拜謹題於寶墨齋北燕喬簣成仲山觀。顏太師之書世不多見不肖生平見真蹟三本祭姪季明文馬病及此帖祭姪行書馬病行真皆小而此帖正行差大雖體製不同然其英風烈氣見於筆端一也此語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鮮于樞拜手書 右顏魯公劉中使帖徵明少時嘗從太僕李公應禎觀於吳江史氏李公謂魯公真蹟存

世者此帖爲最徵明時未有識不知其言爲的及今四十年年逾六十所閱顏書屢矣卒未有勝之者因華君中甫持以相示展閱數四神氣爽然米氏所謂忠義映發頓挫鬱屈者此帖誠有之乃知前輩之不妄也帖後跋尾六通首王英孫次鮮于太常又次張彥清白湛淵田師孟最後亦彥清書蓋此帖曾藏於彥清所後易於英孫考觀跋語可見英孫所跋歲月宜在後不知何緣出諸公之前初疑裝池之誤欲令改易而張公鈐印宛然不可拆裂姑記於此以俟博識嘉靖九年庚寅菊月望日徵明識 鮮于伯機題祭季明文天下書法第二

吾家法書第一此又題劉中使帖漁陽筆法信有所自名不虛傳得此卷余已

刻之戲鴻堂帖中董其昌觀因題

書畫題跋記

魯公書存世常見李光顏太保帖乞米帖馬病帖頓首夫人帖祭姪季明文允南母商氏贈誥昭甫誥并此八本觀於此書可謂鉤如屈金點如墜石東坡有云書至於顏魯公誠哉是言也時大德九年歲次乙巳冬十月二十五日集賢學士通議大夫張晏敬書 瀛洲帖視魯公他書特大而凜凜忠義之氣如對

生面非石刻所能髣髴也余生平獲見真蹟二小字麻姑記與此耳嘗有云桃源在何處迺見世道迂所以顏魯公細字記麻姑事近荒忽特賢者適嬰多虞世降俗陋假異境以明其志殆子欲居夷也維魯公忠貫日月功載旂常固不待善書名於代況筆精墨妙若是邪昔桓伊渡江傷晉之弱及見王導輩語則知有託足之地余於是觀公翦擒之快亦知夫唐燭未息與史侯處厚尙義士也曠歲月而得之非尙義者不出示非其人處厚知所尙哉白珽題 右唐魯郡開國公太子少師顏真卿字清臣劉中使帖真蹟四十一字公嘗學書於張旭得屋漏雨法衍游京師覽公書最多衍之所藏送辛晃序顏昭甫殷夫人二誥爭坐後帖朝回馬病帖皆經宣和紹興御府然俱未若此帖之雄放豪逸豈特入季明之室將與元氣爭長昔人云書一藝耳苟非其人雖工不足貴也惟公可以當之至大己酉中秋日拜觀於蘭谷大卿史侯之第蒙城田衍題 太平之日生長京師乃得會觀諸名公法帖故能考其筆法辨其真僞也如顏書且勿論碑本今專審其墨蹟如乞米李太保馬病皆真行祭姪文行草字如錢

許大四帖相若皆白紙頓首夫人行書淡黃紙字亦錢許大昭甫誥正書甚嚴整有力白紙字亦錢許大全肖碑刻允南母誥寸五大字筆力不及白紙此劉中使帖字最大觀其運筆點畫如見其人端有聞捷慨然效忠之態真希世之寶也時於明窗淨几展玩之餘收卷三數後之學者非不屬志米芾所謂心會而手不遂也飲中常用東坡硯山谷墨敬書於勸學齋張彥清重題

鐵網珊瑚

史丈新收顏魯公劉中使帖凡四十一字白湛淵鮮于樞田師孟跋是嘉興物

盧廷璧藏

都穆寓
意編

顏真卿大字瀛洲帖爲宋宣和御府故物元初藏張可與家後具王芝鮮于樞等六跋喬簣成題名弘治中歸之史明古嘉靖壬辰復在華中甫家而文徵仲爲之跋至甲子歲爲茂實府君所購後歸樵李項氏

清河書
畫舫

按盧子期之擒在大曆十年十月吳希光之降在十一月新舊史皆同而魯公此帖敘希光降於子期擒前蓋傳聞之異耳史言擒子期事多不同彼李承昭李寶臣皆身爲主帥史歸之功各就其人言之亦不足異而新書謂爲王武俊

所擒舊書王武俊傳又云寶臣將有節生擒子期以獻今此帖乃云舍利將軍擒獲之何其異邪有節史既不著其姓而此帖所謂舍利將軍者亦不舉其姓氏則此二人之不幸也舊書寶臣爲中使馬承倩所詬武俊說之與承嗣合曰今中貴人劉清潭在驛斬首送承嗣立質妻孥矣然則所謂劉中使者必劉清潭也希光後從朱泚叛賊平李晟斬之於安國寺

金石文鈔

此帖與裴將軍書正同魯公忠義之氣出於天性故不覺色飛神動如此希烈醜奴乃欲屈鐵可恨可恨張丑清河書畫舫云顏真卿大字瀛洲帖爲宋宣和御府故物元初藏張可與家後具王芝鮮于樞等六跋喬贊成題名嘉靖壬辰歸錫山華中甫文徵仲爲之跋後歸樵李項氏康熙閒錫山秦公子樹豐見於京師云字大如掌縱橫適古驚欲下拜今董氏所刻戲鴻堂字形差小王芝以下諸跋皆無之戲鴻所刻既拙惡又草率不復匠心一至於此余未見他刻僅據戲鴻堂臨之未知有合否耳

竹雲題跋

與夫人帖

顏魯公頓首夫人帖真蹟楮紙破爛過半在駙馬都尉王晉卿家

寶章待訪錄

魯公與夫人一帖當是其嫂今在王銑家

米氏書史

魯公與夫人書迫切而有禮意

黃山谷集

大曆七年壬子公年六十四九月至東京除湖州刺史十一月發東京有與夫

人帖

魯公年譜

顏魯公與李夫人帖在宋次道家見之墨池編按李夫人者魯公嫂也亦頓首

夫人之例或云與李太保誤爲夫人非是

清河書畫舫

案魯公幼孤撰仲兄允南神道碑云開元二十六年丁內憂時魯公年三十

歲此帖云奉承十四日遷厝承問悲慕不能自勝惟攀慕不及摧毀何堪痛

當奈何痛當奈何則是遷母蘭陵郡太君殷氏柩與父惟貞合葬而與其夫

人韋氏書也留元剛刻入忠義堂帖其撰公年譜編入大曆七年時方卸撫

州事至東京又新授湖州之命距母沒已三十八年至是始得遷祔故言之

哀慘若此米元章所記乃其墨本因帖首有真卿頓首四字帖後又有真卿

頓首夫人閣下八字疑與夫人帖不應恭謹如是遂云當是其嫂墨池編從而和之又於夫人上加李字遂與頓首夫人帖歧而爲二致魯公同懷兄凡五人長闕疑娶殷氏見公撰殷履直妻顏氏碑次允南娶陳氏見碑數其第五兄幼輿亦娶殷氏見公撰幼輿墓碑惟第三兄喬卿第四兄真長所娶無考魯公之嫂其可考者皆無李氏蓋墨池編未見是帖臆揣懸度因有是說而清河張氏所謂於宋次道家見之者確是與李太保書非與李夫人書也與夫人書曰真卿頓首夫人閣下可見古人無處不敬卽唱隨之際其致敬如此若云與嫂則與嫂叔不通問之禮相背矣

天下放生池碑并乞御書碑額表及碑陰記

唐放生池碑昇州刺史浙西節度使顏真卿撰并書肅宗乾元二年使驍衛郎將史元琮詔天下自山南至浙西七道臨江置放生池八十一所真卿爲天下放生池銘上之碑以大曆九年正月立 乞御書放生池碑額表表顏真卿書批答肅宗御書表以上元元年上真卿時爲刑部尙書碑以大曆九年立 乞

御書放生池碑額表碑陰記顏真卿撰并書初肅宗既許書額未及下而真卿
貶碑不果立至大曆中為湖州刺史始追建於州之駱駝橋東集批答御書字
以為額又序其事於批答碑陰以大曆九年立

集古錄目

乞御書題額恩勅批答碑陰記顏真卿書批答肅宗御書表以上元元年上碑

以大曆九年立先是乞御書批額以被貶碑不果立至大曆中為湖州刺史始

追建於州之駱駝橋東集批答御書字以為額又序其事於批答碑陰

集古錄跋尾

湖州有顏魯公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

侍膳不改家人之禮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是也故以此諫孰謂公區區於放生

哉東坡集

第一千四百九十七唐放生池碑上第一千四百九十八放生池碑下顏真卿

撰并正書大曆九年正月 第一千四百九十九乞題放生池碑額表肅宗批

答附

第一千五百放生池碑陰記

金石錄目

唐自天寶以後紀綱廢壞職官之濫不可勝載此記具列當時僚屬名氏凡團練副使別駕四人同團練副使一人長史三人司馬三人錄事參軍三人司功司倉司兵皆一人司法司戶皆三人司田司士皆二人參軍四人烏程縣令一人丞三人主簿一人尉三人長城縣令一人丞三人主簿一人尉五人安吉縣令一人攝令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尉六人武康縣令一人丞三人主簿二人尉四人德清縣令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尉三人一郡而吏員猥多如此然史不能盡記故詳錄之於此

金石錄跋

案放生池碑原刻已佚今僅於忠義堂帖見其摹本得金石錄所記亦可想見碑後題款之式湖州府志職官表所引此碑僚屬姓名僅二十二人曰團練別駕盧暈元自勵徐自然劉抗司馬張彥弼黃持志姚執玉烏程主簿李翼長城令朱自勉主簿張遐慶杜勉陳宗之賈嶸楊渙趙珙安吉丞楊齊光康造主簿盧勝武康令李汧主簿孫祕葉迅德清令范銛其餘則不可考矣金石錄載長城主簿一人尉五人湖志載張遐慶等凡六人皆爲主簿蓋杜

勉等五人乃尉之誤也金石錄載武康丞三人湖志亦少一人

勅天下放生池碑舊在湖州文宣王廟今在魯公祠唐顏真卿撰并書肅宗乾元二年詔天下自山南至浙西臨江置放生池八十一所真卿爲天下放生池銘上之碑以大曆八年立顏真卿集肅宗御書批答字題放生池碑額又附其事於碑陰表以上元元年上碑以大曆九年爲湖州刺史時立

輿地碑目

乾元二年己亥公年五十一有天下放生池碑銘按放生池碑陰記及碑銘皆載二年湖州碑陰記後乃書作三年三月致之乞御書碑額表云去年冬任昇州刺史日述碑銘一章自書絹本附史元琮進乞御書題額以光揭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不經久今謹據石擘窠大書一本奉進特乞聖恩俯遂前請然則碑銘必是年所作而再進擘窠之本在於次年故繫以改書之年月耳藝文類聚有梁元帝荊州放生亭碑世謂放生建碑始於唐非也三年二月有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大曆八年正月至湖州任七年追建放生池碑銘

九年有乞御書題額恩勅批答碑陰記

魯公年譜

肅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詞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爲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閑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要非言語所能喻也

遜志齋集

沈氏述祖德碑陰記

大曆八年癸丑公年六十五十二月有沈氏述祖德記

魯公年譜

沈氏述祖德碑并碑陰記碑下一半缺不見書撰人名氏大曆八年十二月立

復齋碑錄

梁沈氏祖德碑立金鵝山後裂爲十六段藏之縣帑宋元祐中太守林希刻石

記其事

德清縣志

德清縣金鵝山上有沈氏述祖德碑記梁天監癸未春三月系孫麟士述唐大

曆癸丑冬十二月刺史顏真卿撰碑陰記

石柱記箋釋

謝太傅塘碑陰記

安吉州晉謝太傅塘碑 舊碑在謝公鄉顏真卿取舊史遺文刻石而書其陰

今碑在墨妙亭

輿地碑目

案謝公塘在湖州西四里不在安吉

謝公塘碑唐刺史裴清撰僧道詵書大曆七年十月十一日龍興寺沙門皎然

建復齋碑錄

案魯公記卽刻於此碑之陰公以大曆八年正月始至湖州復齋碑錄云此碑大曆七年十月十一日建則公未至之前三月杼山僧皎然所建也公書碑陰應在八年正月以後攷湖志郡守表魯公以前刺湖州者有永泰二年蕭定無裴清之名則志闕也

湖州石記

右湖州石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詳也惟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也

集古錄跋尾

湖州石記碑字殘缺不見年月及書人姓名驗其字畫蓋顏魯公書也

輿地碑目

干祿字書

唐干祿字書濠州刺史顏元孫撰湖州刺史顏真卿書初元孫以字書分四聲定爲正通俗三體真卿以大曆九年正月刻石於湖州

集古錄目

右干祿字樣別有模本文注完全可備檢用此本刻石殘缺處多直以魯公所書真本而錄之爾魯公書刻石者多而絕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筆力精勁可法尤宜愛惜而世俗多傳模本此以殘缺不傳獨余家藏之

魯公在湖州所書爲世所傳者惟干祿字書放生池碑尙多見於人家而干祿字書仍楊漢公摹本其真本以譌缺遂不復傳獨余家集錄有之惟好古之士知前人用意之深則其堙沈摩滅之餘尤爲可惜者也

集古錄跋尾

第一千四百五十九唐干祿字書顏元孫撰真卿正書大曆九年正月

金石錄目

大曆九年甲寅公年六十六正月作干祿字書序書於湖州刺史宅東廳院

魯公

年譜

案以上四條論湖州原刻本

太師魯公忠孝全德儀刑古今存道沒身煥乎國史文學之外尤工隸書盡鍾
繇之精能極逸少之楷則頃因左官曾牧茲郡才大事簡居多餘閒錄千祿字
樣鐫於貞石仍許傳本示諸後生一二工人用爲衣食業晝夜不息刊缺遂多
親姪禹案禹魯公同母弟允臧之子頃牧天台懼將磨滅欲以文字移於他石資用且乏不

能克終漢公謬憩棠陰獲覩墨妙得以餘俸成禹之意自看摹勒不差纖毫庶
筆蹤傳於永永時用開成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楊漢公重刻記

唐重模千祿字書開成四年楊漢公以舊本譌缺重模刻石并爲記附於碑後

今其本比顏魯公所刻差完可以備用

集古錄目

右千祿字樣模本顏真卿書楊漢公模真卿所書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
遽已譌闕漢公以謂一二工人用爲衣食之業故模多而速損者非也蓋公筆
法爲楷模而字書辨正譌謬尤爲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
止工人爲衣食業邪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曆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
若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足以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

並錄二本並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

集古錄跋尾

第一千四百九十六千祿字書模本

金石錄目

歐陽文忠言漢公模本多失真則不然今觀此書精穩勁媚殊得顏真楊自以爲不差纖毫信矣然文忠又云千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促余輒易之曰持重而不局促舒和而含勁氣迺盡魯公之筆意也崇寧壬午歲九月十二夜試

姑蘇仲璋筆

東觀餘論

案以上五條論湖州重刻本

千祿字書碑二一在墨妙亭一在魯公祠

輿地碑目

案在墨妙亭者原刻本也在魯公祠者重刻本也二本今皆不傳惟蜀本行

世

千祿字書宋時已無善本黃伯思云刻者爲衣食計搨者多也仲父得之董文

行者頗舊

碑帖紀證

此本宋時已磨糊近世搨者絕少丙戌於同年友呂無黨編修處見之云以千